

## 孩子，你让妈怎么活

□ 孙晋才

我正准备离去,电话铃响了。“谁?”他吼着,“是行长,行长好!”他把屁股从凳子上抬起,由于起得急,凳子倒在了一边,身子成立正姿势,然后弯着腰,回答着行长的话。

每天到公园里散步,伸伸腿,弯弯腰,打两套太极拳,浑身冒汗,特别舒服。初夏来临,园子里鲜花怒放,色彩艳丽,香气扑鼻。人在花中走,胜于天宫游,真有飘飘欲仙的感觉。朋友晨聚在一起,说说笑笑,心旷神怡,有时把西邻东舍发生的新闻趣事兜出来,大家相互谈论,各自发表见解,你一言我一语,相当热烈,直到艳阳高照,大家才各奔东西。

早饭,我是不回家吃的。街上到处都有买早点的。看到有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,刚坐下,卖早点的就会恭恭敬敬地端上来,放在你面前的桌子上。我正吃着,从对面走来一位青年女人,她中等身材,细白的脸颊上有一个大瘡子,下身穿着黑丝白花的百褶裙,在晨风的吹拂下一摆一摆的,白皙的腿也跟着时隐时现,手里拎着一个小男孩,书包在他的肩上高高耸起,脖子上系着红领巾,趴在饭桌上,极像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。那女人站在他的身边弯下身来问:“孩子,你想吃什么,尽管跟妈说。”孩子没言语。女人又问:“你喝粥泡油条行吧?”男孩摇摇头。“你喝辣汤吃煎包行吧?”男孩又摇摇头。“再不然吃香肠,茶鸡蛋?”男孩把头摇的像拨浪鼓似的。女人显出一脸无奈,想发



火但长出了一口气,又耐下心来问:“孩子,糯米粽子甜,你吃吧?”男孩两眼直勾勾的,一语不发,只是摇头。这时,那女人再也忍受不了这无声的对抗,竟失声大哭起来。哭中还断断续续地说:“孩子,你到底想吃什么?不要再折磨妈了,上学时间快到了,你这样让妈怎么活呀……”路人无不见奇。

在座吃早点人的目光像聚光灯般集中在这对母子身上,随后大家小声地议论你开了。一位老者猛地站起来,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摔,气呼呼地说:“不吃了,这惯的什么孩子,气死我了。”说罢走了。俗话说:“自己种的苦瓜自己啃。”这位母亲现在尝到苦

瓜的滋味了。可想而知,她在种瓜时候是多么精心,多么卖力气。难道她不知道这样种出来的瓜会是苦的吗?孩子小的时候,父母关系爱护他无可非议,但也要有一个尺度,绝不能无限度的放任自流。如果娇惯成性,便成了一个苦瓜,祖国的花朵也会变成生病的花骨朵,这个道理似乎人人皆懂,让人费解的是,当今社会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苦瓜和病花骨朵呢?当然,肯苦瓜的人也不会少的。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。”这句话放在武松身上肯定是褒义的,但如果放在啃苦瓜人身上则是贬义的了。孩子,是要救的……

她不是凡人，她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，而是诗歌的文字。她每天都写，把写诗当日子过。

□ 董因平

诗歌让她光华灿烂。那是怎样一个女子呀？

她不是凡人，她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，而是诗歌的文字。她每天都写，把写诗当日子过。“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诗歌，哪怕我乞讨，也会写诗歌。我叹气，诗歌啊，我该拿你怎么办。”

她说“写文字的人首先是‘舍得’，舍得交出自己，交出灵魂的繁华和落败。从自己走出去，再沿途返回。”她的舍得，一首首精美绝伦的诗歌回报了她。

她爱诗歌，也爱男人，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哀。

“若有一天，我沦为乞丐，还是要爱你。若有一天，我失去记忆，还是要爱你。若有一天，你突然死去，也没有人能代替你。”“再多的爱也抵不过一份残疾。可是我爱你!再多的付出也抵不过一份残疾，可是我爱你!死我不哭，你的冷漠让我

“她不是凡人，她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，而是诗歌的文字。她每天都写，把写诗当日子过。”

一夜夜流泪，因为我爱你!”

这样一个率真多情的女子，才华横溢，满腹诗书，却因为残疾，孤独行走在一条没有花开没有阳光没有鸟鸣的绝路上。是的，绝路。她早就厌弃了，不想走，却不得不走，她还是一个母亲。

世俗的人，只以貌取人；而才高心傲的她生活在自己虚幻的诗意王国里，所以注定了她的孤独寂寞，所以说她神经不正常。

而所谓神经正常的人，除了拥有一副完整的躯壳，能比她多些什么？我曾对她说不要羡慕别人的容貌，那些经不起岁月的修理，而你的诗会随着岁月的洗礼越加成熟深沉。当我们老朽归去，回归虚无，相信她那一首首诗歌，会在她艰难滴血的尘世路上，散发出美丽的光华。

## 多0.01分

□ 金戈



面试结果出来,他综合分第二名,比第一名的本校后勤主任少了0.01分.结果一公布,他懵了.这使强想不透。

强躺在沙发上,望着天花板发呆,懊恼异常,烟圈一圈一圈地上升。自己的实力难道真的不行了吗?他不停地思考着,分析原因。

说来,强是个实干、有上进心的人,是小镇某中学的副校长。为了投身教育,他忽略了照顾父母而倾心于学生,不顾爱情直到三十六岁才结婚生子。

强所在的学校校长换了一茬又一茬,要么从区教育局下派,要么从别的地方调来。作为副校长的他却始终没能得到提拔。盼啊盼,终于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。本镇另一所中学校长退休了,需要新校

弟弟偷摸我们的碗喝水,没端住掉在地上,摔成两瓣。碗坏了,我和哥哥用葫芦水瓢喝饭。后来,村里来了个扒锅补碗的,爹花了五分钱把坏碗扒了五个扒菊子,象拳师穿的对扣拳衣,很好看。

## 三个碗就够了

□ 闵凡利

长到这么大,我用过三个碗。

小时后,家里穷,买不起碗,我和哥哥用一个碗吃饭。那是一个黑釉子的粗瓷碗,豁着一个缺口。那时,哥哥上学,每次吃饭,总是哥哥先吃,然后我才吃。有一次,弟弟偷摸我们的碗喝水,没端住掉在地上,摔成两瓣。碗坏了,我和哥哥用葫芦水瓢喝饭。后来,村里来了个扒锅补碗的(当然是偷偷摸摸来的),爹花了五分钱把坏碗扒了五个扒菊子,像拳师穿的对扣拳衣,很好看。

十三岁那年,开始吃大锅饭了。娘说:哥俩用一个碗,抢不过人家。便狠了狠心,用积攒半年预备给爹看关节炎的鸡蛋钱给我买了一个大号的搪瓷盆,它盛的饭是黑瓷碗的两倍。

一到开饭时间,我就第一个来到食堂。不知为什么,那时特别害饿,也许是长身子,非常能吃。记得有一回,烧的是用小麦磨的稀糊汤,那个香啊,摸摸肚子,不饱,又来了一“碗”,我一连喝了三盆。旁人看我小小年纪,为我担心,劝我别撑着。没等到太阳落,肚子咕咕叫,原来几泡尿下去,肚子瘪了。我就端着“碗”去了食堂,里面的人也许是可怜我,把刚刚刷完锅想要没掉的刷锅水端给了我……

我那么能吃,身子却还是瘦瘦地,像没有压住、甯缸的绿豆芽,又细又长,很苗条。为此,娘叹息,爹皱眉,我不知为什么。

食堂没吃多久就散了。家里被折腾地没什么吃的了,便跟着娘去要饭。我发现,用我的“碗”要饭赚巧,一勺两勺盖不住盆底。我能吃,每到饭时,就快吃快赶门。有回,为多赶两个门,我喝着刚要来的热糊糊,光顾跑,没看脚底,“啪”地一下绊倒了,盆扔出五步开外,我四“爪”着地,门牙磕掉两个,满嘴的血;再看“碗”,釉子掉得花花答答,如长了几年疮才好的疤。看着‘碗’,我哇地哭了……

实行生产责任制,腰里有钱了,我更换了跟随我多年,和我同风雨共患难的“碗”,买了一个带花的细瓷碗。一个真正的碗。

而立之年,正是肚量大开,吃壮饭的时候,可我不能吃了,喝不上半碗就饱。干脆,我把细瓷碗又换了,专门到瓷器店挑了一套餐具,全是景德镇出口的精细瓷小碗。正好,我一顿一碗饭。现在,我大腹便便,旁人都说我:往日的“细竹杆”今日成了“弥陀佛”。并感慨万千地说:还是现在的饭养人!

还有一件事,我至今不明白:那时,我那么能吃,还饿,并干瘦如猴;如今,一碗饭下去就饱,并有使不完的劲。娘对我说:傻孩子,那时饭孬,肚子里生不出油;现在饭好了,肚子里生满了油水,所以吃一点就不害饿!

我不知娘的话对不对还是不对。